

健南

一個人的出生

這是在近海的科圖爾河流域，蘇封與奧添底爾之間，發生饑饉的九十二年（一八九二）的事。——當閃爍着光波的山間小河的流水，在潺湲地作着快人的聲音的時候，很清晰地，聽見海的鈍重的波音。

秋天，

科圖爾河流的白泡沫中，月桂樹的黃葉，像跳躍着的小蛙魚般，閃閃地轉旋着發光。我坐在河邊的石上，把月桂葉錯看作魚兒，好似連鷹島白鷗都上來了當，在對河右側，一叢臨流的樹木後邊，正惶惶地啼着。

在我的頭上，栗樹的葉實，已染上金黃的顏色，脚下是散亂着許多枯葉，像割下的人的手掌一般。可以望得見的對岸的榆樹，已經完全赤裸了，像破碎了的魚網似的，向下垂着。樹枝上，灰紅色的山啄木鳥，便如掛在網裏的一樣，黑的喙鑽進樹皮裏，卜卜的啄着，一啄出了蟲來，便被旁邊的山雀和玄鳥（這遠從北國來的客人）搶着含去。

我左邊的山峯上，沉重地垂着含雨意的烟雲，從頂上直沿得有黃楊樹的綠色的坡，匍伏着雪的白影。老毛櫟和菩提樹的樹洞裏，可以探到醉人的蜂蜜，這蜂蜜的醉人的甘味，古代曾醉了大勇員的兵士，把有名的鋼鐵般的羅烏聯隊，幾乎打得全軍覆滅。這蜂蜜是蜜蜂採了

月桂和菩提的花造成的，而過路人卻從樹洞中把它拿去，和在一種用麥粉做的，叫「拉伐西」的細點心中喫。

我坐在栗樹下的石上，一邊被發怒般的蜜蜂包圍着，一邊取着蜂蜜，然後把麵包片醃在裝滿了蜂蜜的小鍋中，飄然地看着疲倦的秋陽底怠懶的遊戲，慢慢地喫着。

高加索的秋空，像偉大的聖人們——他們又是極偉大的破戒者——爲從銳利的良心之眼，隱秘他們的過去，而用黃金，土耳其玉，綠寶石建造的廣大的寺院裏的，壯麗的大殿內部一般，四周的羣山，披着薩馬爾剛特與西愛馬愛的貼克明人用絲織成的絨緞，而且在忘卻全世界與一切的這裏，滿飾着像要向太陽的眼中，說「這是你的東西

，一切都是你的一那樣的情景。

白髮長髯的巨人，像孩子般的張着大眼，定下山來，毫無吝惜地
把種種色色的寶物，撒散四處，裝飾了地面。我癡然地眺望著山頂上
像蔽着厚的銀屑般的雲的流動。山頂的凹處，巧妙地蔽着樹木的生動
的衣服，好像成功巨人的手下似的，在這土地之一隅，行着鮮美奇麗
的變化。最高的職務，便是在地上創造人類；人類看見許多優美的萬
物，而且對於美，他的心頭，是甚樣甜蜜而靜寂地鼓動。

但有時也有痛苦，也有燃燒胸頭的憤怒，而且也有憂鬱會吸心頭
的血液。可是太陽，卻不是永遠含着憐憫的眼眺望人類的；太陽是爲
人類，盡了極大的勞力。但惡人決無在此世絕跡之理，當然，好人也

相當存在。在這兒祇限於嘗試着矯正惡人，如果無效，則再加以改造。

在我左手的灌木頂上，動着黑色的人頭，幽然地在波音河光之中，聽見人聲——這是受饑災的人們，在蘇封做完了道路工事，到奧添底爾去找工作的。

我認識這些人們，他們是奧爾羅夫縣人，我會和他們一同做工，因為昨天完了工事，大家都被解雇了，我比他們先出來，因為爲看見出到海岸來的。

他們是四個農夫，和一個高額骨的青年的懷孕婦人。那婦人捧着高到鼻尖外的大肚子，泛着蒼白的眼睛。在灌木的茂密上，可以看見

包着黃布的她的頭，但這一會被風吹了，卻像茂盛的向日葵般的不歇地搖動。在蘇封，她的丈夫因多喫了生菓死了；我和這些人一同住在一個木棚裏，照着善良的俄羅斯的習慣，他們用周圍五俄里都可聽見的大聲，哭訴了自己的不幸，他們實在是彼命運打擊的可憐的人。不幸鞭驅着他們，使他離開自己的故鄉，像秋風吹枯葉般的把他們吹到這地方來。這地方的陌生的自然的壯麗，奪去了他們的魂膽，而困難的勞動條件，結果終於令他們絕望。

他們在這兒，閃閃着沒生氣의 疲殆的眼，絕望地眺望着眼前的一切，互相作着苦笑，低聲地談話。

「啊，……這真是什麼的地方……」

「正像從地中鑽出來的一樣，什麼都不成……」

「對啦，可是，石頭倒是有的是啊……」

「不能說是甚麼壞的地方呀……」

於是他們想起會用自己汗血灌溉的故鄉，科壁里的浩廣的谷間低地，蘇封的畜牧場，摩克萊尼克的，——無論那兒的一握泥土，對他們都是祖先的遺物，都使他們憂鬱地懷戀。

在他們的隊伍中，還有一個農人的老婆高身材，板一樣的平扁，做着馬臉。貪戀地看着東西，煤炭般的黑的斜眼。

到了晚上，她便帶了那頭包黃布的婦人，走出木棚，坐在木柴堆上，兩手托着下頰，彎着頭，用發怒一般的聲音唱歌。

墓地後是草的青氈，

就是砂原上，也可鋪上白布，

可愛的先生呀，如果你高興。

我便向你行禮。

裹包黃布的婦人，不時地低着頭看自己的肚子，大抵總不作聲，可是也有時像忽然想起般的，用着懶怠的鄉下氣的嘆聲，加入了唱，這唱聲簡直和哭一樣。

甜蜜的是愛情。

這是與你最後的相逢；

這是我的姻緣。

在南國的夜的沉鬱的黑暗中，聽着這像哭一般的兩人的歌聲，令人想起北國的雲之曠野，飄雲之音與狼的遠吠。

不久之間，這斜視眼的婦人，患了瘧疾，睡在布擔架裏，送到城那邊去了——這婦人一邊在擔架上發着抖，一邊好似還在唱墓地與沙原之歌似的，不歇地呻吟。

黃頭布的一個。好似融在空氣中的一般，不知什麼時候，忽然不見了。

我喫完了麵包，用樹葉包了鍋中的蜂蜜，放進布袋裏，從容地用木棒打着小路的硬泥塊，跟着動身了的他們後邊走去。

我走出了狹的灰色路的交叉口，右手邊，青碧色的海水正在波動

，好似被最睛看不見の木匠，用幾千柄木鉋鉋過了一樣，白的鉋痕，被又潮濕，又溫暖的健康女子的香息一般的風趕着，很快地逃上岸來。把土耳其式的小船，傾側右舷的一個扳着面孔的技師——神氣十足的人——風帆也恰如他的大頭頸一般，膨脹地孕滿了風，向蘇封方面溜也似的駛去。不知什麼緣故，那個蘇封的技師，說起話來，把「慢兒」說作「辦辦兒」把「開船」訛作「該船」。

「辦辦兒地！幹麼你這樣忘着船，捉你到警察所去……」

他老是歡喜爲一些小事，送人到警察所去，一想到他這副身體，大概在遠古以前，早已統墳墓裏的蚯蚓，鑽空了骨髓，便覺得滑稽。徒步走路，感得如在空中游泳般的快樂。愉快的想頭，穿着漂

亮衣服般的聯想 漸漸在回憶中，作起迴旋舞來。心靈中的這迴旋舞，正在海波的白浪紋裏，水面上雖然泛濫不定，但海底卻是沉靜的，像銀色的海中的魚兒一般，鮮豔滋潤的青春的希望，靜靜地流泳。

路向海邊繼續着，曲折地直延到激洗着波濤的沙灘邊為止。對着好似正想注視林叢與波面的海原的蒼空，做了個行禮般的姿勢，在綾帶一般的道路上跨着大步。

風，從山崗吹來——好像快要下雨了。

……忽然，聽見灌木林中，有低抑的呻吟之聲，這是無論什麼時候一聽見會震慄心魄的人呻吟。

撥開了灌木看，正是那黃頭布的婦人，背靠着胡桃樹根上，頭側

在肩邊，歪着嘴睜着眼坐着。她的兩手接在正起抽搐般的大肚子，喘着怕人的不自然的喘息；一邊按着肚子，一邊露出狼一般的黃色的牙齒，低聲地呻吟。

「怎麼了，給誰打了麼」

我走近她身邊，屈着身問。

好似灰堆中的蒼蠅一般。她兩手搔挖着裸足，苦苦地搖着頭澀聲說了。

「到外面去……不要臉的……到外面去……」

立刻我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了，我曾經碰到過這樣的事，可是仍不能面驚惶起來，婦人只是拖着長聲呻吟，濁淚從飽漲的眼裏，流到

蒼白浮腫的臉上，使我忍不住不走得近些看她，我把布袋，水盞，小鍋子丟在地上，想扶她伏着身子睡倒，叫她把兩腰屈在膝上，她打我的臉和胸，把我推過一旁，像熊一般的叫着，帶奔帶爬地，爬進前面的一叢灌木中去了。

「下流胚……惡魔……」

撐在地上的兩手，一個挫折，她便砰——地把臉孔撲到地面，兩隻腳還在抽搐。

我一面吃着碰頭，一面仍想盡所知的方法，屈轉了她的腿，使她向下伏着，這時候，胞衣已經出來了。

「躺倒了身子產吧……」

我說了一聲之後，便跑到海灘邊，洗了洗手，仍跑回去，動手做收生婦。

婦人兩拳叩着自己周圍像火焙過的白樺皮般的乾癢的地面，還隨手搔着枯草，向嘴裏亂塞，在張着狂氣充血的脹的不像人樣的可怕的臉裏，滿塗了污泥。胞衣已破了，小小的腦袋便出來——我必須按往她抽搐的腿，照料嬰兒出來，還得留心着不讓她把枯草塞進自己呻吟的口裏去。

我們還稍稍地互相吵了嘴，她罵我，我叫她不要這樣大聲，自然，她是爲了痛苦，大半還是爲了羞恥，而我是爲自己的困惑，和對她的憐憫……

「主呀！」她呻吟着，灰白的嘴唇吹着涎沫，映在太陽光裏的稷色的眼，泛溢着做母親的難受的痛苦的淚，這是把她全分做兩個的痛苦。

「快到外邊去吧……不識羞的……」

怯弱失力的兩手，不歇地想把我推開，但我卻自信地說：

「傻子……快產吧……喂！……」

看女人的眼淚，是受苦的事，她的眼淚也傳染了我的眼睛，心頭好似被痛苦迫壓着，我也覺得要怒罵了：

「喂，快呀！」

於是，我的兩手上便來了一個人類——一個通紅的。我的眼中已

溢滿了淚，可還看得出這是全身通紅的。這紅的東西，還沒完全和母親的肉體分離，似乎已對人世懷了不滿，掙扎地牽動着手足，發出有底力的聲來。他的眼是藍色的，紅皺的臉上，生着踏扁一般的滑稽的鼻子，而且抖動着嘴唇：

「啊外……啊外……」地啼着。

身體完全是精滑的，一不小心，真會從我手上落下，我站起身子，凝視着他，終於臉上浮出了微笑。——永永地凝視着，真是非常有趣的東西——這其間要做什麼纔好，可完全忘掉了……

「請你割一割斷……」

母親住低低地說了，閉着眼睛的她的臉，作着死人般的土色的，